

論陝西先秦玉雕之特色

中國古玉分域研究之一

楊建芳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陝西於古代亦為玉雕發達地區之一。然則陝西古代玉器與其他地區玉器究有何不同？換言之，陝西古代玉雕具何特色？此乃中國古玉研究領域內有待解決之問題。近三十年，陝西境內出土之先秦古玉屢見不鮮，為此一課題之探索提供可貴之資料。本文依據此等發現，從形制與紋飾之角度，論述陝西史前至東周時期玉雕之特色，以期引起考古及美術界學者之關注及深入研究。

一 具特色之陝西史前玉器

迄今陝西史前玉器發現無多，然亦有甚具特色者，此即仰韶文化之丁字形玉石筭。五十年代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二件此種飾物，據報導為石質¹。（圖一：1）1978年於臨潼鄧家莊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址，竟出土八件之多。其中一件為墨玉磨製，尖端呈深綠色，質地晶瑩²。1986年於扶風案板村仰韶文化半坡Ⅱ期遺址，亦曾出土一件石質丁字形筭³。關於鄧家莊出土之丁字形墨玉筭，筆者依據文字描述，認為其質料極可能屬蛇紋石（Serpentine）。按古代先民對「玉」之界定，不似今日之嚴格，當時蛇紋石通常被視為玉。實則此種看法目前仍流行，如眾所周知之岫岩玉，即為蛇紋石。（順便一提，遼寧、內蒙紅山文化玉器多為岫岩玉雕成。）

上述丁字形筭，除玉石質者外，尚有大量陶製者。西安半坡遺址即曾出土一百餘件此類陶筭，足見此種筭實為陝西地區史前時期流行之飾物⁴。

1 石興邦、楊建芳、金學山《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9月，頁196，圖一三九：15，圖版壹陸肆：7。

2 趙康民《臨潼原頭、鄧家莊遺址勘查記》，《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1期，頁6。

3 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實習隊《陝西扶風縣案板遺址第三、四次發掘》，《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期，頁178，圖十二：7。

4 同注1。

可堪注意者,丁字形石筭大多數發現於陝西境內,卻罕見於其他地區。其次,於形制方面,陝西出土之玉石筭與山東大汶口文化⁵、江南地區良渚文化⁶及廣東石峽文化⁷出土之玉石筭亦迥然不同。後三者之玉石筭皆呈細長圓錐狀,粗端(柄部)間或穿孔。顯然,丁字形玉石筭為陝西地區一種極富於地方特色之史前玉石飾品。

二 具特色之陝西西周玉器

陝西為周人長期生活之地域,故為周文化之主要分佈區。此方面於玉雕亦有所反映,即陝西西周玉器多具鮮明之地區特點,如梯形鳳(或龍)紋玉牌飾、鳳紋異形玉璜、帶凸飾之柄形玉飾、人龍合瑀玉飾等。此等玉器僅見或常見於陝西境內,不見或少見於其他地區。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 梯形鳳(或龍)紋玉牌飾

1976年岐山縣鳳雛村西周宗廟建築基址出土一件片狀梯形玉牌飾,表面陰刻一對背向之鳳鳥,圓眼、高冠、長彎喙、長尾卷曲。牌飾上下端分別有排成一列之小圓孔(未穿透)⁸。(圖一:2)其年代為西周早期⁹。此種玉飾迄今只見於陝西,當為周人之遺存。

流散海外之中國古玉,亦有此類玉飾。其一為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品,飾一對互相交纏之龍形(一身二頭)¹⁰;其二為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藏品,紋飾為一對蟠曲龍紋¹¹。此二件玉飾形制與鳳雛村出土者相同,應屬同一系統之玉雕,即同為周文化之遺物。其紋飾不同,乃年代有異之故。筆者認為芝加哥藝術研究所藏品約屬西周中晚期,而福格美術博物館藏品則約為西周晚期。二者之產地極可能為陝西。

(二) 鳳紋異形玉璜

1954年長安縣普渡村第二號墓出土一件此種玉璜。器體扁薄,平面呈弧形。弧形兩側寬邊及一狹端,分別有八字形凸飾,頗似爬行動物之腳。因而其外形輪廓彷彿為爬行動物。輪

5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頁96,圖八〇:1-5。

6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張陵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6集,1982年7月,頁28,圖四:19。

7 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頁15,圖三五。

8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0期,頁33,圖八。

9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頁92,圖1。

10 Alfred Salmony, *Archaic Chinese Jades*,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52, Pl. LXIII: 10.

11 Max Loehr, *Ancient Chinese Jad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Cat. no. 379.

廓內有一陰刻立鳳，昂首、高冠、長尾上卷，足粗壯。鳳足下應有其他紋飾，惟模糊不清¹²。(圖一:3)此墓原定為西周早期，但同地有西周中期穆王時期之長白墓，似改為西周中期較為合適。因二墓出土遺物，不僅銅器類似，且玉牌之陰刻立鳳紋亦相似¹³。此外，扶風白家墓M9¹⁴、寶雞茹家莊一號墓¹⁵亦曾出土此種玉璜，後者同樣有陰刻立鳳紋。(圖一:4-5)

上述鳳紋異形玉璜，迄今僅在陝西發現，其他地區出土古玉中尚未見到，故可肯定為一種具強烈地方色彩之玉飾。此種玉飾之象徵意義不明，然充作玉璜掛佩則毫無疑問。蓋普渡村二號墓之此種玉飾，出土時位於死者胸部，當為掛佩於胸前之裝飾，與璜之作用相同。

傳世玉器中，亦偶見此種玉飾，惟產地不明¹⁶。蘇爾蒙尼(Alfred Salmony)曾將其年代一律定為西周晚期，實缺乏可靠之依據¹⁷。經與長安普渡村出土之同類玉飾比較，此種玉飾所屬之時代應提早至西周中期，方符合事實。

(三) 帶凸飾之鳳紋柄形飾

此種玉器多飾長尾鳳紋，其形制與上述鳳紋異形玉璜近似，前端及左右側端亦皆有八字形凸飾，惟器身平直，且前後兩端無穿孔，當非掛佩之飾品。由寶雞茹家莊西周墓之清理與發現，可知係作裝飾性器柄使用¹⁸。

迄今所知，此種玉飾以陝西發現最多，如長安普渡村西周墓¹⁹、寶雞茹家莊一號墓²⁰、扶風強家村一號西周墓²¹等，均有出土，間或為數略多。(圖一:6-8)

類似之玉器迄今僅於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墓出土一件，極可能為周人貴族由陝西攜至山東者²²。(圖一:9)原報導定此玉飾屬西周早期，學者間或從其說²³。按此件玉器為徵集

12 石興邦《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掘記》，《考古學報》，第八冊，1954年12月，頁120，插圖17:1，圖版拾柒:4(右)。

13 何漢南《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頁84，圖版陸:4。

1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扶風、岐山周代遺址和墓葬調查發掘報告》，《考古》，1963年第12期，頁658，圖5(下)。

15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頁336，圖二二八:8-9。

16 楊建芳《一種造型奇特的西周玉牌飾》，《中國文物世界》(香港)，1988年2月號，頁25-32。

17 Alfred Salmony,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Berkeley: The Gillick Press, Pl.XXX:3.

18 同注15，頁335，圖二三一:1。

19 五省重要出土文物展覽籌備委員編《陝西、江蘇、熱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3月，圖版三六:3(中上)。

20 同注15，頁335，圖二三二:1-2。

21 周原扶風文管所《陝西扶風強家一號西周墓》，《文博》，1987年第4期，頁18，圖十一:8。

22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早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9期，頁24，圖一九:13。

23 楊伯達、周南泉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7月，圖八六。

品,年代之確定缺乏可靠依據。鑑於陝西出土之此種玉飾皆不早於西周中期,且其雕工有明顯之斜刻刀法,故定為西周中期較妥。

傳世古玉亦有此種玉飾,皆不明其產地。據上文之論述,極可能出自陝西地區。

(四) 人龍合琺玉飾

陝西出土之另一類具地區特色之西周玉器為人龍合琺玉飾。1981年扶風強家村一號西周墓出土一批玉器,其中即有四件此種玉飾²⁴。一件為屈膝蹲姿之側面人像,其胸部有一龍頭及龍身(兼作人手),龍尾則在人之臀部及足下端。(圖二:1)另一件造型與此相似,惟足下接一龍頭。(圖二:2)第三件造型較複雜,正中為一屈膝蹲姿側面人像,胸部有一吐舌龍頭,臀下端有一卷尾,足前端雕爪,整個下半身似虎之後半部;人頭上端為另一吐舌龍頭,此龍頭之上尚有一卷尾。(圖二:3)第四件其輪廓大致呈長方,主體為一S形之雙頭龍(首尾各有一龍頭);龍頭均吐舌,舌末端連接一人頭。(圖二:4)此外,武功黃家河西周墓M40亦出土一件人龍合琺玉飾,龍身呈S形,一端為較大之龍頭,另一端為較小之人頭²⁵。(圖二:5)

按扶風強家村一號墓及武功黃家河M40均明確屬西周中期,因而為此類人龍合琺玉飾年代之推定,提供可靠之依據。目前所知,人龍合琺玉器以陝西出土較多,且年代亦較早,故有理由肯定其為陝西地區富於特色之玉飾。

1976年河南新鄭縣唐戶西周晚期墓出土二件人龍合琺玉器,當為陝西西周中期人龍合琺玉器工藝之延續。惟其人形頗突出,而龍之形象則較為隱晦,以致易遭忽略,而被視為單純之玉人²⁶。其中一件,人頭、身軀及下肢分別加陰刻龍頭,以身軀部分之龍頭較顯著,人頭及下肢部分之龍頭則難於辨識。(圖二:7)另一件其身軀部分之龍頭仍極顯著,但下肢部分之龍頭則消失殆盡,僅於腿中部殘留眼眉(呈尖狀),而人頭部分之龍頭已不存在。(圖二:6)此現象或表明人龍合琺造型之式微。

國內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之人龍合琺玉飾,皆不知出於何地,亦不明其確實年代。筆者嘗指出其與扶風強家村M1人龍合琺玉飾相似者,當屬西周中期;若與新鄭唐戶人龍合琺玉飾相似者,則屬西周晚期²⁷。此處不妨再列舉兩件傳世之西周人龍合琺玉飾,以見晚期風格之一斑²⁸。(圖二:8-9)

24 同注21,頁14,拓片六:5、7;頁17,拓片七:2。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隊《1982-1983年陝西武功黃家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7期,頁612,圖版叁:3。

26 開封地區文管會等《河南省新鄭縣唐戶兩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2集,1978年12月,頁48,圖六二、六五。

27 楊建芳《周代的合琺象生玉佩飾》,《中國文物世界》(香港),1988年5月號,頁18-21。

28 黃濬《古玉圖錄初集》,北平,出版時間不詳,卷三,頁三十六,右上及右下圖。

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之一件人龍合瑀玉飾亦值得一提。此玉飾驟視之爲一人形，故一直被誤作純粹之玉人。然細察始發覺其頭上髮束、雙手及雙足均雕成龍頭，應爲人龍合瑀玉飾。原報導定爲東周遺物，似改爲西周晚期較妥，因頭上二龍頭之眼形近似西周中期龍眼²⁹。

以上幾種具地方特色之西周玉器，與周族有密切關係，故應屬周文化之一部分。

三 春秋秦式玉器

東周時期，王室衰落，諸侯興起。政治上之長期對立，導致文化藝術地域性之出現。此一狀況於玉器風格亦有所反映：秦國（秦式）玉器與中原、楚、越等地玉器比較，於大同中具小異。此等小異乃地域性與民族文化之體現。

所謂大同，蓋指秦式玉器之種類與中原、楚、越等地玉器之種類基本相同，均爲圭、璧、璜、玦等禮器及佩飾，且皆以龍紋爲主要紋飾。此實中國傳統文化及藝術之延續，爲春秋玉雕之主流。

所謂小異，指形制與紋飾之特殊。質言之，秦式玉器之造型及紋飾，與中原、楚、越等地玉器不盡相同。此種差異之辨識至爲重要，有助於對春秋玉器之深入研究。

以下依據鳳翔先秦宮殿遺址³⁰、馬家莊一號建築羣遺址³¹、秦雍城遺址^{32、33}、雍城秦公一號墓^{34、35、36、37}等處出土之玉器，分析春秋秦式玉雕之特色。

（一）玉璧

鳳翔南指揮公社河南屯大隊出土二件墨綠色大玉璧，兩面均有紋飾，頗具特色。一件兩面各有四圈龍紋，自外而內第一圈有九組，第三圈亦爲九組，第三圈六組，第四圈三組。每一圈龍紋，其兩側分別有一圈綉紋。（圖三：2）另一件紋飾與前一件相似，然略有不同：（一）無綉紋爲界限，（二）龍紋形狀不一致，自外而內第一及第三圈全爲方形龍，前者二十四個，後

29 范汝森《商周時代的幾件玉雕》，《文物》，1959年第7期，頁65，右上圖。

30 鳳翔縣文化館、陝西省文管會《鳳翔先秦宮殿試掘及其銅質建築構件》，《考古》，1976年第2期，頁128，圖四。

31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2期，頁24-26，圖四九。

32 趙叢蒼《記鳳翔出土的春秋秦國玉器》，《文物》，1986年第9期，頁53-57，圖一至一三。

33 趙叢蒼《鳳翔博物館藏春秋早期大玉璧》，《文博》，1987年第5期，頁72-73，附圖。

34 峻峰等《鳳翔秦公大墓》，《中國旅遊》，1986年第12期，頁21，圖5、7。

35 黃曉芬、李曉東《雍城秦公一號大墓——鳳翔秦都遺址之一》，《中國文物世界》（香港），1986年9月號，頁23-26，玉器插圖。

36 資料室《秦代珍貴文物》，《中國文物世界》（香港），1987年12月號，頁119-120，圖三至六。

37 韓偉《秦國史迹鈞沉》，《文物天地》，1988年第5期，頁36，右上圖。

者十三個；第二及第四兩圈龍紋趨於簡化，全形似長方或長三角形，前者七個，後者五個。（圖三：3）

上述二件玉璧之龍紋，其造型皆十足幾何圖案化，如頭呈方形，身尾為長三角形。一些龍紋甚至全形簡化而為長三角形。此等形象與其他地區玉器之龍紋大相逕庭，充分顯示其特殊之紋飾風格。其次，綉紋分隔每一圈龍紋之作法，實為戰國及兩漢龍（或龍鳳）穀紋（或蒲紋）大玉璧紋飾構圖之淵源。試與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戰國中期墓³⁸、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墓³⁹等出土之龍穀紋璧比較，當不難明白。

（二） 玉系璧

秦式玉器中具顯著特色者，尚有飾簡化龍紋之小系璧。此種龍紋呈幾何形S紋，極抽象化。若不與具象龍紋比較，實難明其涵義。（圖三：4-8）

（三） 玉玦

鳳翔春秋遺址出土之玉玦，其中有形制與紋飾均較特殊者。其特點為：中孔極小，缺口外寬內窄，紋飾抽象之幾何形龍紋或變形雲紋，間或於外側邊緣加刻抽象龍紋。（圖三：9-10，圖四：1-4）此類玉玦不見於其他地區，極富地域特色。

（四） 玉璜與玉珩

秦式玉璜與玉珩最顯著之特點，乃以幾何形龍紋或龍頭為紋飾，間或簡化為幾何形S紋。（圖四：5-13，圖五：1-4）形制方面，有弧度極大，幾乎近於長條形者（圖四：9-12）；亦有兩端呈尖狀，全形似魚者（圖四：13）。此類奇形怪狀之玉璜，為東周玉器中所僅見。

（五） 玉觶

秦式玉觶形制與其他地區玉觶相似，皆呈彎曲之獸牙狀，所異者以幾何形龍紋或龍頭（方形）為紋飾。（圖五：5-6）

（六） 長方透雕龍紋玉牌飾

鳳翔秦公一號墓出土一件長方透雕龍紋牌飾。此牌飾之主體為一長方塊狀，表面飾三橫列陰刻幾何形龍紋（每列五個）。長方塊狀左右兩狹端及上側寬端，有透雕及陰刻之幾何圖案化之龍形圍繞。（圖五：7）此種玉飾未見於其他地區，亦為迄今所僅見。

38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9月，頁161-168，圖一〇九至一一六，圖版玖伍至玖捌。

3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頁133-134、293-294，圖九四：1-3，一九九：1-3；圖版九六、九七、二〇九至三七〇。

(七) 圓形透雕龍紋玉牌飾

秦公一號墓尚出土一件圓形透雕玉牌飾。此牌飾實為二龍首尾相接而成，中間透雕出龍足，彎曲之龍身滿飾陰刻幾何形龍紋。(圖五:8)此種玉飾亦不見於其他地區。

(八) 玉龍佩

龍佩為春秋戰國常見之玉飾，亦必存在於秦式玉器中，惟目前未見出土。傳世之東周龍佩，有二件當為秦式玉器。其一為德國科隆 Ostasiatische Kunst 博物館藏品⁴⁰，另一為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博物館藏品⁴¹。(圖五:9-10)

上述兩件龍佩，無論形制抑或紋飾，均與中原及楚式龍佩不同。中原及楚式龍佩，其形制多為回首、拱背、卷尾，顯得生動活潑⁴²。而此二龍佩則為垂首、拱背、彎尾，全形呈半環狀，顯得拘謹呆板。二者風格迥異。再者，中原及楚式龍佩之紋飾為龍紋分解後之卷雲紋、渦紋等，線條卷曲自如；而此二龍佩則為幾何圖案(簡化龍紋?)，線條硬直，與上述陝西出土春秋秦式玉器紋飾相似。筆者推測陝西境內日後必將有此類龍佩發現。

以上列舉之春秋秦式玉器，儘管種類有異，而紋飾則基本相同，為繁縟或簡化之幾何形龍紋。此類紋飾亦見於陝西出土之陶器^{43、44}及青銅器^{45、46}，實為春秋時期秦國流行之工藝美術品裝飾紋樣。故秦國玉工以之作為玉器紋飾，乃極其自然之事。

具地區特色之陝西先秦玉雕，其種類或不止如上所述。可以肯定，日後陝西境內出土玉器之大量增加，必將加深吾人於此方面之認識。

40 同注17, Pl. XXXIV:1.

41 同注11, Cat. no. 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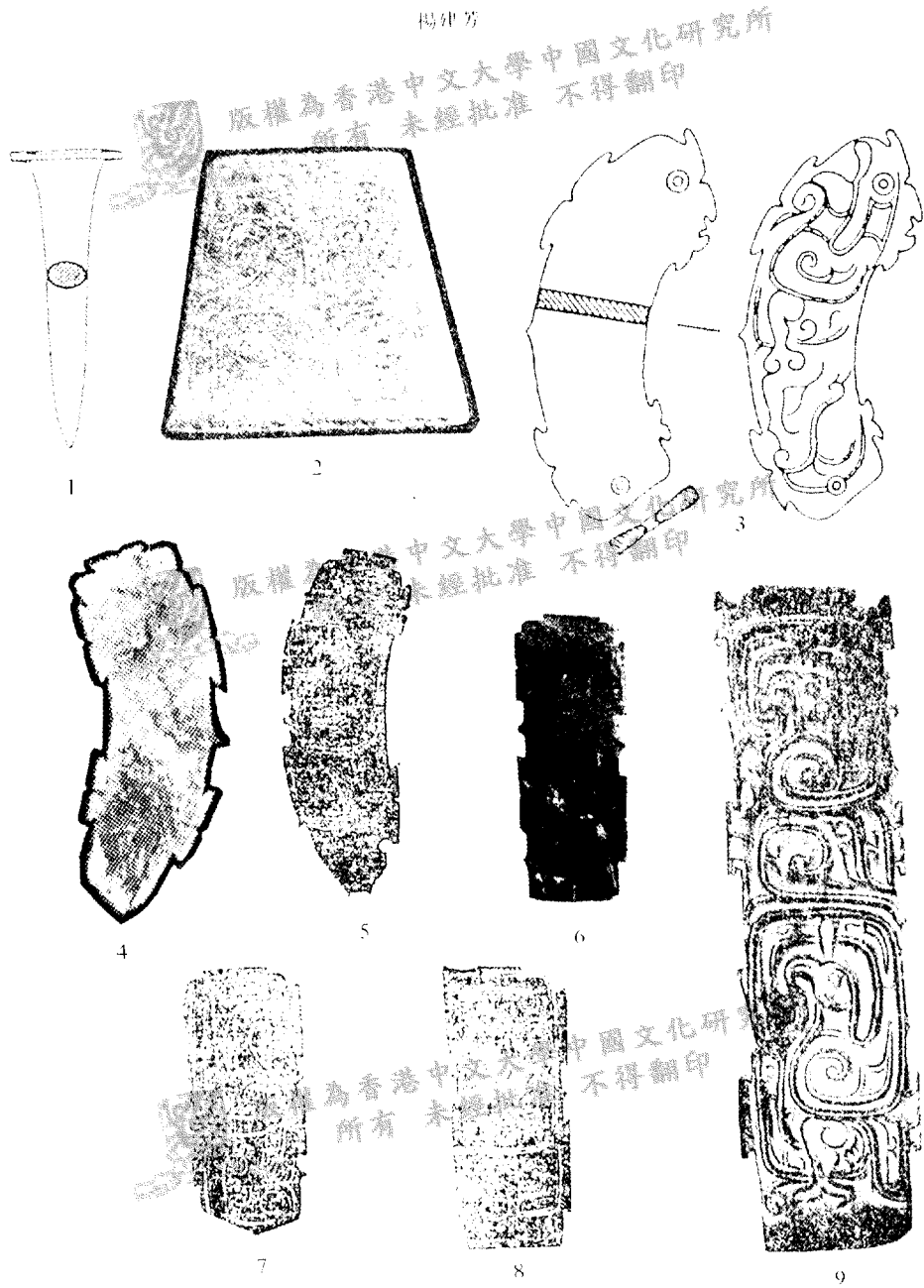
42 楊建芳《戰國玉龍佩分期研究》，《江漢考古》，1985年第2期，頁5-8。

43 吳鎮烽、尚志儒《陝西鳳翔八旗屯秦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3集，1980年5月，頁70，圖六:5七:2。

44 吳鎮烽、尚志儒《陝西鳳翔高莊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頁25-26，圖十五:25-27，十六: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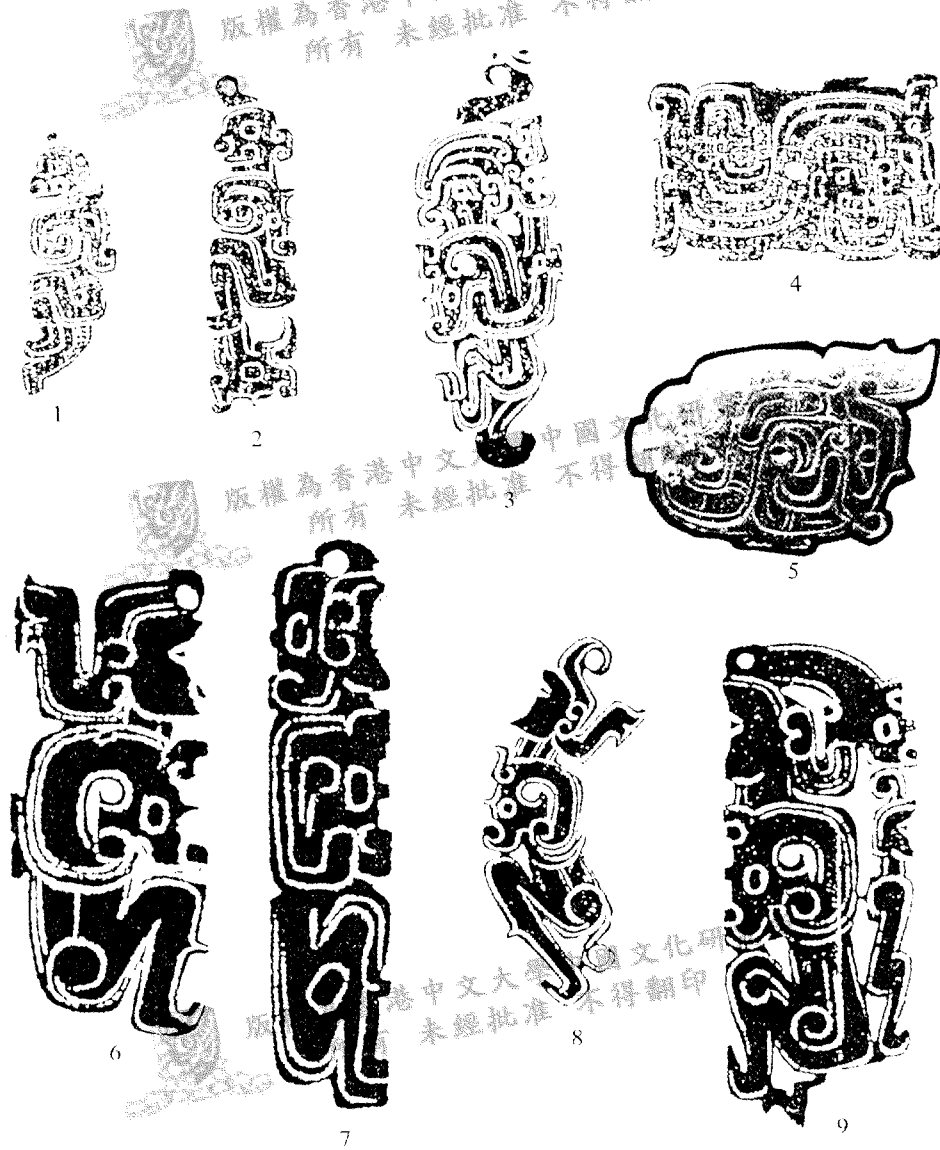
4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發掘隊《陝西寶雞福臨堡東周墓葬發掘記》，《考古》，1963年第10期，頁541-542，圖六:6-8、七:1。

46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年第9期，頁27。



圖一 陝西等地出土玉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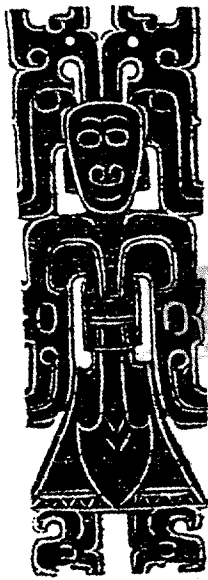
- 1.石鏃(西安平坡) 2.梯形鳳紋玉飾(岐山鳳雛村建築基址)
- 3-5.異形玉璽飾(長安普渡村M2、扶風白家M9、寶雞茹家莊M1)
- 6-9.帶扉棱之柄形飾(6.長安普渡村西周墓,7-8.寶雞茹家莊M1,9.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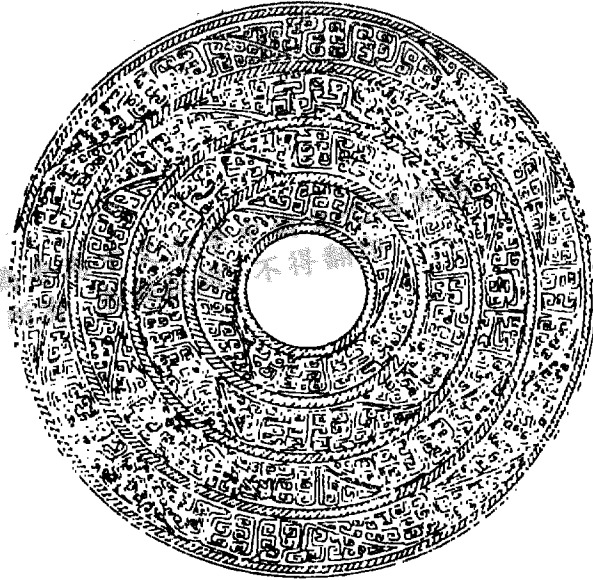
圖二 陝西等地出土及傳世人龍合琯玉器

1-4.扶風強家村M1 5.武功黃家河M40 6-7.河南新鄭唐戶M3、M11 8-9.傳世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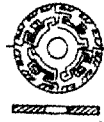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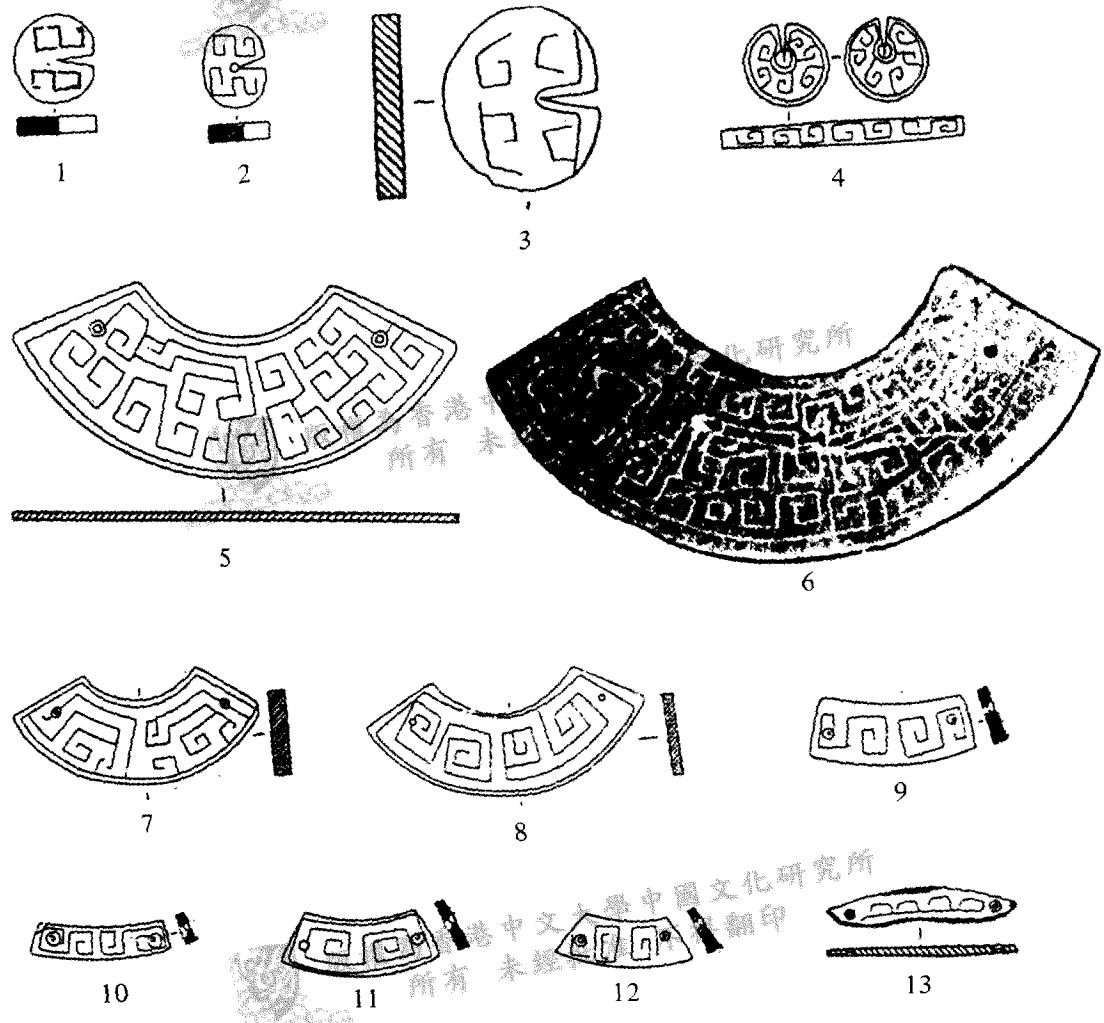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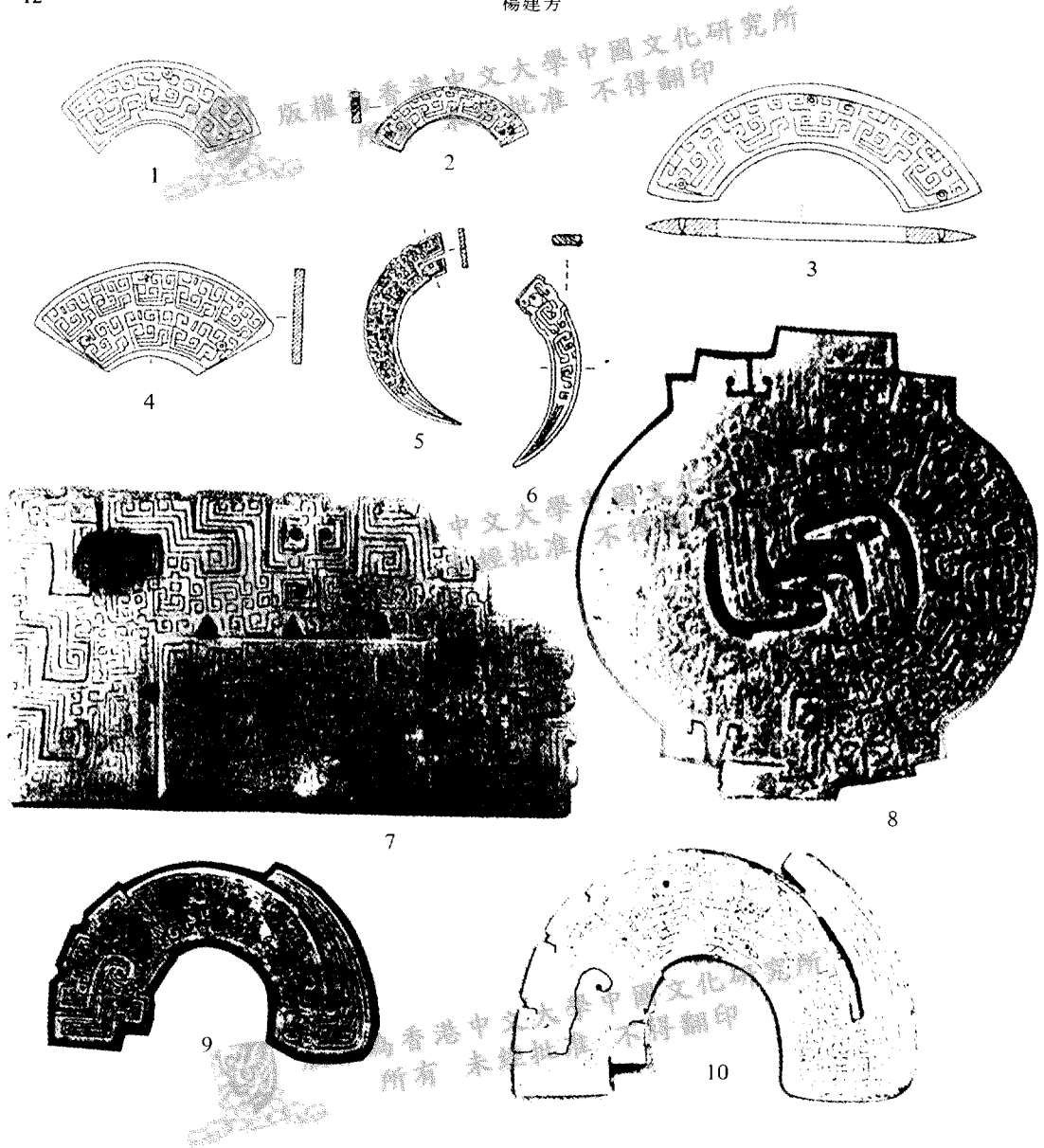
圖三 陝西出土及傳世玉器

- 1.人龍合珮玉器(天津博物館藏品) 2-3.璧(鳳翔河南屯)
 4-8.系璧(4,8.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羣遺址, 5,7.鳳翔豆腐村先秦宮殿遺址, 6.鳳翔瓦窖頭)
 9-10.玦(鳳翔豆腐村先秦宮殿遺址)



圖四 陝西出土秦式玉器

1-4. 玦(1-2鳳翔豆腐村先秦宮殿遺址, 3-4. 鳳翔豆腐村姚家崗)
5-13. 璜(5, 13. 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羣遺址, 6. 鳳翔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
7-8. 鳳翔瓦窰頭, 9-12. 鳳翔先秦宮殿遺址)



圖五 陝西出土及傳世玉器

1-4.珩(1、2、4.鳳翔瓦窰頭, 3.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羣遺址) 5-6.觿(鳳翔瓦窰頭)
 7.長方透雕龍紋牌飾(鳳翔秦公一號大墓) 8.圓形透雕玉牌飾(鳳翔秦公一號大墓)
 9-10.龍珮(德國科隆 Ostasiatische Kunst 博物館、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博物館藏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pecial Features of Pre-Ch'in Jade Carvings of Shaansi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The jade carving industry flourished in Shaansi from ancient times. Jade articles which were unearthed in Shaansi were similar to those unearth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China in respect of species. They are different, however, in respect of shapes and designs.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ose Pre-Ch'in jades of Shaansi that carry regional features are:

- (1) T-shaped hairpin in prehistory age;
- (2) trapezoidal jade plaque with phoenix or dragon patterns, strange *huang* 璜 with phoenix patterns, handle-shaped ornament with protrusion and phoenix patterns and ornaments with human together with dragon shapes in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 (3) *pi* 璧, small *pi*, *chüeh* 玦, *huang*, *hêng* 珩, *hsi* 觿, rectangular jade plaque with openwork dragons, round jade plaque with openwork dragons and dragon-shaped pendan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above-mentioned jades were found in Shaansi and were scarcely, if ever, found in other regions. They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in respect of shapes. In respect of patterns, phoenixes and dragons of a realistic style prevailed in Western Chou while complicated and simplified geometrical dragon patterns prevail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se kinds of dragon patterns are also found in Ch'in pottery and bronze vessels in the same period. This shows that it is a popular pattern with works of arts and crafts in Ch'in.